

帝企鹅与大师面对面精品丛书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奖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冰心散文奖

老舍散文奖

母亲

全国中考高考热点作家

2010年首届全国中小小学师生最喜爱的当代作家

魏书生、孙云晓、王崧舟、陈鹏等70

多位名校校长、特级语文老师

联袂推荐

跟大师学感恩

梁晓声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赏析版)

梁晓声

著

母亲

帝企鹅与大师面对面精品丛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NLIC29708612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梁晓声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656-1155-1

I. ①母… II. ①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2644 号

帝企鹅与大师面对面精品丛书

MU QIN

母 亲

梁晓声 著

责任编辑 于胭梅

封面设计 王 尧

责任校对 李佳艺

责任印制 何景贤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1197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8 千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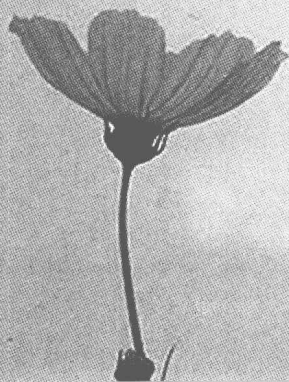
目 录

我的少年时代

- 2 我的少年时代
5 困境赐给我的
10 母亲们，今天请休息
13 行孝在当下
——写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儿女们
22 回味母爱
31 感激
42 爱丽丝的自由
52 孩子和雁

茶村印象

- 59 茶村印象
64 王妈妈印象
75 文明的尺度



- 79 你该如何去选择
84 叩问社会的良知
90 有什么孩子就有什么未来

蜻蜓发卡

- 101 蜻蜓发卡
121 喷壶
131 小垃圾女
137 我和橘皮的往事
141 海的诱惑
151 “十姐妹”出走
156 也许是错过的缘
160 心灵鸡汤

——五个感人至深的心灵故事

- 188 我的第一本小人书
190 母亲和她的干儿女们

195 人生因阅读而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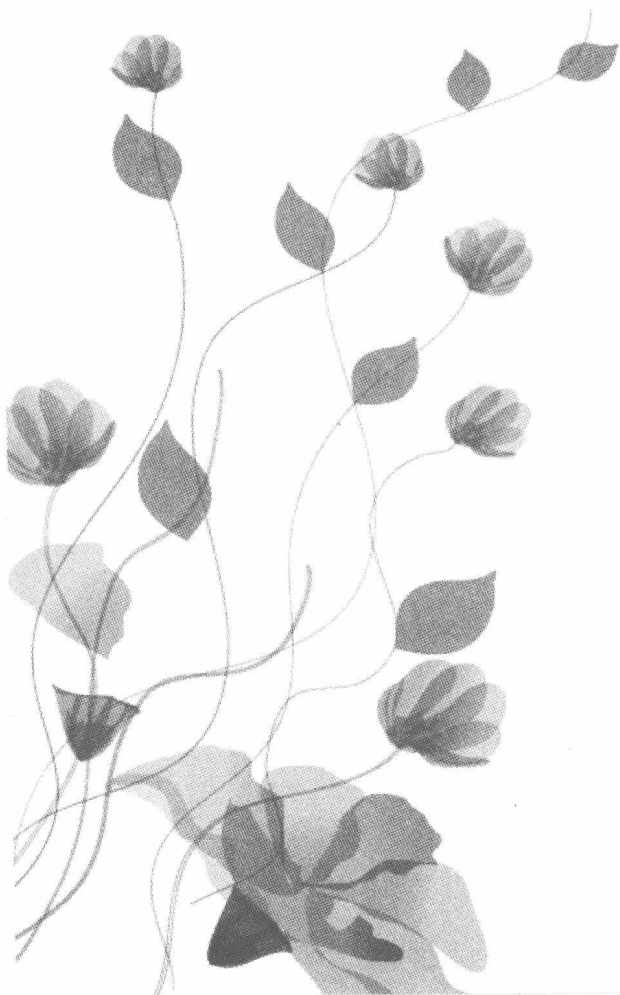
——梁晓声作品编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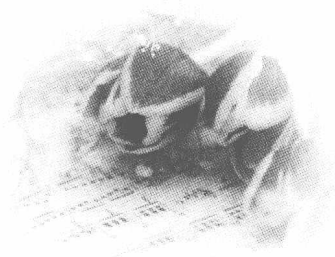
- 199 媒体及教育系统对本书的推荐阅读名单





我|的|少|年|时|代





母
亲

| 我的少年时代 |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已正在向我招手。如俗话常说的——“转眼间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年龄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于是茫然地，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北去了，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见过他三次。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住过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十月，父亲病逝在北京。

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我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我总想回报，其实没能回报，如今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

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



新衣服。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如今母亲是有几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说，都老太婆了，还分什么新的旧的。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物质的内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却有过一些渴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个样子的房子。也就是起码门是门，窗是窗，棚顶是棚顶，四壁是四壁。而在某一隅，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并且它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学习……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学三年级起我是“特困生”、“免费生”。初中一年级起我享受助学金，每学期三元五角。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学期三元五角，每个月七角钱。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活得累”。对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由于穷困所逼，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

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写出来则似乎便有“忆苦”的意味儿。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两种思想——我们的共和国它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着，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在城市里，当年那一种穷困，毕竟是不普遍的了。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亦是今天的一





一个贫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年和少年过到人生的中年，我何不能？我的中年，将比他的中年，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哪！

母
亲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而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益处的。也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某人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对人生多少有点儿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 困境赐给我的 |

小蕙：

你来信命我谈谈对人生“逆境”所持的态度，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回顾自己匆匆活到四十七岁的半截人生。结果，我竟没把握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遭遇过什么所谓人生的“逆境”？

我曾不止一次被请到大学去，对大学生谈“人生”，仿佛我是一位相当有资格大谈此命题的作家。而我总是一再地推托，声明我的人生至今为止，实在是平淡得很，平常得很，既无浪漫，也无苦难，更无任何传奇色彩。对方却往往会说，你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怎可说没什么谈的呢？其实这是几乎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个体的我，摆放在总体中看，真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

比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从懂事起至下乡为止，没穿过几次新衣服。小学六年，年年是“免费生”。初中三年，每个学期都享受二级“助学金”。初三了，自尊心很强了，却常从收破烂的邻居的破烂筐里翻找鞋穿，哪怕颜色不同，样式不同，都是左脚鞋或都是右脚鞋，在买不起鞋穿的无奈情况下，也就只好胡乱穿了去上学……有时我自己回想起来，以为便是“逆境”了。后





我推翻了自己的以为，因在当年，我周围皆是一片贫困。

倘说贫困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生“逆境”，那么我倒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对贫困，自小便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在贫困之中也尽量生活得好一点儿的本能。我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粉刷房屋了。初中的我，已不但是一个出色的粉刷工，而且是一个很棒的泥瓦匠了。炉子、火墙、火炕，都是我率领着弟弟们每年拆了砌，砌了拆，越砌越好。没有砖，就推着小车到建筑工地去捡碎砖。我家住的是在“大跃进”年代由临时女工们几天内突击盖起来的房子，幸亏有我当年从里到外一年多次地维修，才一年年仍可住下去。我家几乎每年粉刷一次，甚至两次，而且要喷出花儿或图案，你知道一种水纹式的墙围图案如何产生么？说来简单——将石灰浆兑好了颜色，再将一条抹布拧成麻花状，蘸了灰浆往墙上依序列滚动，那是我当年的发明。每次，双手被灰浆所烧，几个月后方能蜕尽皮。在哈尔滨那一条当年极脏的小街上，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我家门上，却常贴着“卫生红旗”。每年春节，同院儿的大人孩子，都羡慕我家屋子粉刷得那么白，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图案。那不是欢乐是什么呢？不是幸福感又是什么呢？

下乡后，我从未产生跑回城里的念头。跑回城里又怎样呢？没工作，让父母和弟弟妹妹也替自己发愁么？自从我当上了小学教师，我曾想，如果我将来落户了，我家的小泥房是盖在村东头还是村西头呢？哪一个女知青愿意爱我这个全没了返城门路，打算落户于北大荒的穷家小子呢？如果连不漂亮的女知青竟也没有肯做我妻子的，那么就让我去追求一个当地人的女儿吧！

面对所谓命运，我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憧憬，目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现



实很现实。想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己在现实中首先最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最乏味最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上升阶段”。再后来我又被从团机关“精简”了，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因为我对某些团首长缺乏敬意，还因为我同情一个在看病期间跑回城市探亲的知青。于是我被贬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

那是一次从“上升阶段”的直接“沦落”，连原先的小学教师都当不成了，于是似乎真的体会到了身处“逆境”的滋味儿，于是也就只有咬紧牙关忍。如今想来，那似乎也不能算是“逆境”，因为在我之前，许多男知青，已然在木材厂抬着木头了，抬了好几年了。别的知青抬得，我为什么抬不得？为什么我抬了，就一定是“逆境”呢？

后来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我的人生不但又“上升”了，而且“飞跃”了，成了几十万知青中的幸运者。

在大学我因议论“四人帮”，成为上了“另册”的学生。又因一张汇单，遭几名同学合谋陷害，几乎被视为变相的贼。那些日子，当然也是谈不上“逆境”的，只不过不顺遂罢了。而我的态度是该硬就硬，毕不了业就毕不了业，回北大荒就回北大荒。一次，因我说了一句对“四人帮”不敬的话，一名同学指着我的道：“你再重复一遍！”我就当众又重复了一遍，并将从兵团带去的一柄匕首往桌上一插，大声说：“你他妈的可以去汇报！不会判我死刑吧？只要我活着，我出狱那一天，你的不安定的日子就来了！无论你分配到哪儿，我都会去找到你，杀了你！看清楚，就用这把匕首！”





那事儿竟无人敢去汇报。

毕业时我的鉴定中多了一条别的同学所没有的——“与‘四人帮’作过斗争”。想想怪可笑的，也不过就是一名青年学生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了些激愤的话罢了。但当年我更主要的策略是逃，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暂时摆脱心理上的压迫，甚至在一个上海知青的姨妈家，在上海郊区一个叫朱家角的小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星期……

这些都是一个幸运者当年的不顺遂，尽管也埋伏着人生的凶险，但都非大凶险，可以凭自己的策略对付的小凶险而已。

一名高干子弟，我的一名知青战友，曾将他当年的日记给我看，他下乡第二年就参军去了，在北戴河当后勤兵，喂猪。他的日记中，满是“逆境”中人如坠无边苦海的“磨难经”——而当年在别的同代人看来，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又是何等幸运何等梦寐以求的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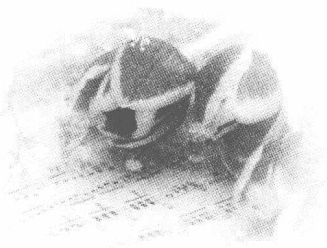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说过家道中落之人更能体会世态炎凉的话。我以为，于所谓的“逆境”而言，也似乎只有某些曾万般顺遂、仿佛前程锦绣之人，一朝突然跌落在厄运中，于懵懂后所深深体会的感受，以及所调整的人生态度，才更是经验吧？好比公子一旦落难，便有了戏有了书。而一个诞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于贫困之中呱呱坠地，直至于贫困之中死去，在他临死之前问他关于“逆境”的体会及思想，他倒极可能困惑不知所答呢！

至于我，回顾过去，的确仅有些人生路上的小小不顺遂而已。实在是不敢妄谈“逆境”。而如今对于人生的态度，是比青少年时代更现实主义了。若我患病，就会想，许多人都患病的，凭什么我例外？若我生气，也会想，不少杰出的人都不幸生了癌，凭什么上帝非呵护于我？若我惨遭车祸，会想，车祸几乎是



每天发生的。总之我以后的生命，无论这样或那样了，都不再会认为自己是多么的不幸了。知道了许许多多别人命运的大跌宕，大苦难，大绝望，大抗争，我常想，若将不顺遂也当成“逆境”去谈，只怕是活得太矫情了呢！





母

亲

| 母亲们，今天请休息 |

自幼熟稔了那些劳动阶层的母亲们。无论年轻的她们，或中年的她们，或已是祖母外祖母的她们，从她们做了劳动者之妻那一天起，她们的人生就注定了是克勤克俭、千操百碌的。

她们何曾有过什么节日呢？

在中国，在从前的时代，尤其是没有的。

我见惯了她们在北方寒冷的冬季，抱着用小被包裹得厚厚实实的孩子挤公共汽车的身影；见惯了她们连同她们的孩子滑倒在冰上的情形。那时她们眼中泪光盈盈，因心疼她们的孩子。在“文革”中，在“大串联”时期，在开到南方的列车车厢里。我目睹背着孩子的母亲，手拎着装了水果和几个煮鸡蛋的篮子，蜂拥围向各个窗口，为的是卖几个钱买火柴买盐。她们的孩子头枕着她们的肩酣睡，口水湿了她们的衣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某省的一个国家级煤矿深夜发生严重塌方。那是一个雨夜，矿笛凄厉。我放下笔从招待所跑向矿井，见已聚集了众多的女人。她们是矿工的妻子。她们中有人也是筛煤的女工，从她们劳动的夜班现场跑至。她们的脸和她们井下的丈夫们的脸一样黑。她们肃立雨中，无人哭号，似乎那是她们早有心理准备的事，雨水混着泪水从她们脸上往下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西北一户农民家里做客。七十多岁的大娘刚吃过午饭，就要挑起粪筐往地里送肥。

我说：“大娘，睡会儿午觉吧。”

她说：“不睡，没那么娇气的习惯。”

我说：“今天您一定要睡午觉，今天是您的节日。”

那一天是三月八日。我告诉她那一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她问：“谁给咱们劳动妇女定了一个节日呢？”

我说：“克拉拉·蔡特金。一位外国女人。”

她说：“从没听过。”

又说：“这女人真善良，体恤咱们劳动妇女。”

在我的劝说下，她答应休息，为的是不辜负一位别国女人的体恤。

一切民间的传统节日，之前和那些天里，其实更是劳动妇女最忙碌的日子——她们做在先，吃在后；为了预备下一些年货；为了丈夫穿上一双新鞋；为了儿女穿上一件新衣；甚至为了墙上的年画和窗上烘托节日气氛的剪纸，她们更要起早，更要熬夜，更要精打细算地花钱……

劳动者丈夫们，劳动妇女的儿子们、女儿们、孙儿孙女们，请在三月八日这一天，虔诚地对自己的妻子和母亲说：“今天是您的节日，请休息一天吧！”

否则，我们将辜负一百多年以前出生的那位伟大的，叫克拉拉·蔡特金的德国女性的意愿啊！

无论这世界发展到何种程度，劳动妇女总是多数。

一想到她们已一代代地为人类的社会培养出有不俗作为的儿女，我们对她们的敬意怎能不发自内心？



伟大的克拉拉·蔡特金，世界将永远记住你，你所提议建立的节日是平凡而伟大的——因为它体现着我们人性中朴素的诗性和圣性……

